



2021 太平洋國際

詩歌節

策展人言 陳黎、吳思鋒

2021太平洋國際詩歌節節目單／04

詩人讀詩

情緒之詩：翻譯一種情緒／

史春波 06 | 喬直 09 | 陳黎 16 | 金尚浩 20 | 楊小濱 24 | 馬翊航 52

通曉一座城市的未來：共時與異感／

紫鵑 31 | 陳柏煜 34 | 陳穎仁 41 | 王和平 44 | 曹馭博 27

身份變奏曲／

張寶云 56 | 楊小濱 26 | 徐珮芬 38 | 史春波 06 | 喬直 09

圓桌詩會 本土與前衛／ 59

特別收錄

活動介紹／74

2021玫瑰石・詠石詩線上徵詩比賽獲獎作品／80

本土與前衛

本土，是腳下的土地，是周遭生活的情狀；前衛，是往前看，往前守衛、往前追索的目光。在過去，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各類創作者，一而再地展示給我們靈活融聚此二元素的秀異之作。在太平洋濱花蓮，詩人們也思索過如何立足島嶼邊緣，又可以放眼整個天下，兼容並蓄地將島嶼的特質與世界的、前衛的動能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台灣製」的當代新奇藝術品。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今年已正式邁入第十四屆。本次詩歌節以「本土與前衛」為題，邀集多位不同世代的詩人與藝術家，看他們如何在疫情籠罩的這段日子，以詩、以創作翻新生活。透過詩歌節三天的詩歌發表、對談與展演活動，共同探討在被「半封鎖」的當下（與未來）這島上，本土與前衛此二元素如何能再肇新猷。

感謝蒞臨花蓮松園別館的詩人及表演者們，為今年的詩歌節帶來豐富又獨特的詩歌風景。感謝花蓮鄉親、海內外朋友、文化部、花蓮縣文化局、松園別館、承億文旅花蓮山知道、花蓮玫瑰石藝術館，以及各方好友的支持，讓詩歌節得以順利圓滿，讓詩持續存在於生活之中。

陳黎

在隔離的時代，面海寫生

基於台灣特有的歷史情境，在西部的海和在東部的海，對向遙望，彷彿投向兩個不同的世界。曾有一位劇場導演對我述說海洋戒嚴的成長記憶，頗能印證這樣的彷彿。

「隔離」為疫病時代產製了新的移動景觀，剖開了（精神）地理的重層；情感的、想像的、鄉愁的、離散的、親密的、離別的、心靈的、歷史的。身體在隔離時代無法移動，日常相遇延長為久別重逢。另一方面，無法移動，或說，「不」移動，也開啟了一個「反觀」的契機；我們重新感覺、圖繪我和他者的關係，他者是熟悉或陌生的他人，也是自然萬物、逝者及已遺忘的所有。

就臺灣的殖民地經驗，我們從來都是在種種的「不」裡面遠望、前進、與世界交往，這是臺灣的殖民性與第三世界性的現實與潛能。而詩是意義的敞開、深剖的歧路，也是無言者的沉默、逝者留下的物與字，推動我們對這個世界永遠保有「新」的認識。

太平洋詩歌節十幾年來創造許多「交往」的人文景觀，在連交往也受到考驗的隔離時代，來自各方的詩人，越境移動的音樂人、賦予物件詩意的劇場人、返鄉的部落「客」、召喚生感性的市集生產者們，以及為詩而來的觀者們，將齊聚海的此端，以各自的媒介寫生——讀出、寫出我們遺忘的陌生。

吳思鋒

2021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21

與會詩人群

詩人。

金尚浩、喬直 (George O'Connell)、史春波、紫鵑、楊小濱、張寶云、徐珮芬、

曹馭博、陳穎仁、馬翊航、陳柏煜、王和平、陳黎

節目單

Fri

11.12

星期五

- 17:00-19:00 【太平洋詩歌之夜】開幕茶會
【向永恆的詩魂致敬】
引言人：陳黎
朗讀人：張寶云、賴宥杉、陳昱文、楊小濱、張庭瑋、劉政邑、楊賀傑
花崗國中學生（黃淑卿老師指導）
舞蹈演出：賴宥杉
【《MAPATAYAY NO WAWA 死者的孩子》圖像文學劇場】
創作者：偕志語
聲音設計：李慈湄

Sat

11.13

星期六

- 10:00-11:30 【詩人談詩】情緒之詩：翻譯一種情緒
史春波、金尚浩、楊小濱、馬翊航、陳黎、喬直
13:00-14:30 【詩人談詩】通曉一座城市的未來：共時與異感
紫鵑、曹馭博、陳柏煜、陳穎仁、王和平
15:00-16:30 【詩人談詩】身份變奏曲
楊小濱、徐珮芬、史春波、張寶云、喬直
17:00-19:00 【詩的小酒館】請聽我說：即興作詩之夜

Sun

11.14

星期日

- 09:30-11:00 【圓桌詩會】本土與前衛
紫鵑、徐珮芬、曹馭博、陳柏煜、陳穎仁、王和平、喬直、史春波、金尚浩、
楊小濱、陳黎、馬翊航、張寶云
11:00-12:00 【音樂會】我們都是未來的孩子
創作者：龍珠·慈仁、林源祥 Ansyang. Makakazuwan

詩人讀詩



食養山房二首

山中冥想

我們看見了同一片樹葉
兩首詩，我說
它將佔據我的最後一行
而你要從它開始
這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嗎？
結束或開始
縮小或放大
莫不是平移的幻術
一片葉子懸在一根蛛絲上
打轉，停擺，迴旋
漫不經心地牽動四目
我們
是葉子的兩面
懸在同一根蛛絲上
等待那一陣風

致——

幸好
在我離開此地之後
你才趕來

我想像你
也懷著同樣肅穆的心情
走過那條幽邃的長廊
它盡頭處的光亮
通向古代
也通向你

五月，微雨偷換了山色
暗紅的燈籠瓦解著時間
舊木頭在腳下
記取每個人到過的地方
露台上那隻灰色捲毛狗
是否也從容地在你腳邊坐臥
像一個僧人
我們的形象在牠平靜的眼波中交疊

退步，轉身，入座
儀式要求肢體虔誠的變奏
東方美人或烏龍
那沁潤了我們舌尖的餘甘
停懸在這茶室
古老的技藝反復

為穿越而來的人做媒

這憑空的結合，錯過比相遇更為正確

當蓮花一瓣瓣
依水而開
目光不必驚歎
那促使它屈從的力量
也是我此刻想起你的原因

熱帶氣旋：苗柏

——給育虹

誰從海上捏了一團氣
朝我們推滾過來？

八號風球過去了，雨還不停，我的島上
到處是順服的綠色，以垂垂的姿態
描繪風暴過處的安靜

你發來消息，說可能有颱風
苗柏，正沿著神秘曲線向東北挪移
它八百公里半徑圓周的外圍，是台北
你的家，你山上茂綠的庭院
為藍鵲和山雉提供住所和憩園

明天此時，風暴的殘餘會否修訂它的樣貌？

陽台上，雨漸漸薄了
鳥雀啼鳴呼喚失落的秩序
廣翅蠟蟬排列在晾衣繩上晾曬自己
雨後將有充足的植物汁液
供它們肆虐
一隻隻，背上精細雕刻的渦紋
多麼無辜和美麗

我抬起頭，腦內如山下海面一片失憶的死灰
忽然，從眼角，一個獨舟人
一豎一橫
鮮艷的筆畫拉動視線的中心
他俯身整理著什麼

彷彿有銀色閃動
那些閃光的生物
會不會攜帶著淡水河口的記憶

讀夏宇《脊椎之軸》

這樣徹底
刺痛的白
唯有等待雪融後
再下一場

輕

輕過無花果墜向花盆的一剎
輕過蜜蜂在花蕊上甜蜜的懸浮
輕過紅耳鶉的羽冠機靈的顫抖
輕過托起麻鷹翅膀的逆時針的風
輕過海面上船尾水痕的斂合
輕過一盞司烏雲和前夜的雨
打在泥土上的坑洞
輕過廟宇門前香爐裏的積塵
輕過路上兩隻狗相遇時鼻子短暫的觸碰
輕過青木瓜伸手可及的摘取
輕過一朵山茶花等待中的沉靜
輕過鵲鴿飛走後細枝的彈跳
輕過鴿子的腳掌踩在我的手心
我的思緒在春天裏游弋
陽光在我皮膚上做金色降落傘的夢



史春波/Diana Shi

史春波翻譯當代華文及歐美詩人作品散見中西方多種書刊。曾獲香港中文大學李道生紀念獎學金。與美國詩人喬治·歐康奈爾（George O'Connell）合作編譯有《亞特蘭大詩刊 Atlanta Review》2008中國專刊、《變暗的鏡子：王家新詩選 Darkening Mirror: New & Selected Poems》（入圍Lucien Stryk亞洲翻譯獎決選名單）、《渡·香港當代詩人十家 Crossing the Harbour: Te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oets》。與喬氏共同榮獲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翻譯獎和兩度香港藝術發展局獎勵。2019年春季學期，喬、史在台大外文系開設台灣現代詩英譯工作坊，翻譯作品獲國藝會文學出版補助，預計2022年在台出版。

THE STRENGTH OF A SINGLE STRAND

for Chen Yuhong, Taipei

絲之力

——為陳育虹而作

A slim yellow leaf
hangs by its stem
on one strand a spider left,
in this gray light the silk invisible,
ten thousand nearly yellow leaves
still bound to these branches.

The hung leaf turns
at the wind's faint breath,
or twirls like a dervish.
Despite the dry stem, snapped
by all that made it live,
so many moonsets, sunsets,
despite the cool entreaties of the breeze,
this single leaf remains
aloft in clear air,
moment through moment
for an hour, for a day unfallen,
aspin on an unseen axis.

一枚纖細的黃葉
倒掛著
系於灰光中一根單薄
幾乎透明的蛛絲，
一萬枚將黃未黃的樹葉
依舊附著在枝上。

最微弱的風吹來
推動懸葉
或如德爾維希僧人旋舞。
不顧那乾枯的葉柄
從維繫它生命的
無數次月升日落間折斷，
不顧那涼風切切，
這一枚孤葉保持在
明晰的半空，
時間一分分過去，
一個小時過去，一日永不墜落，
繞於無形之軸。

譯註：德爾維希（dervish），詩中指伊斯蘭蘇菲教派修士的旋轉舞蹈，一種進入冥想或接近上帝的修煉方式。

ACROSS THE WEST CHANNEL

December, ash-gray above the peaks of Lantau Island,
sky to iron-gray waves. Offshore,
one pale slash of bluegreen sea
beneath a paler cloud.

Beside our ferry, blackeared kites
skim and dip the flatting chop.
So many deft, wingtucked
tilts and drops before
the bare-clawed sheering off.

The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Tourmaline*,
empty, high hulled, churns to anchorage,
white eagles clasping its red stack.
Containers ranked in parapets
wait to mount the decks.

This morning, on the path up the island hill,
a palm's unopened leaf, green flag
furled in green shadow. It will
tatter in a week. The saw and sway
of sea light, sea, the wind.

渡西博寮海峽

十二月，灰暗籠罩大嶼山頂，
浪濤有如鐵鑄直鋪天際。岸邊，
碧藍的海水一個蒼白的浪頭
使雲朵失色。

我們乘坐的船舷外，黑耳鳶
時而掠過，輕輕蘸踏碎浪。
多麼敏捷，那收緊翅膀的
傾斜與驟降，光禿的腳爪
倏地從水面閃開。

美國總統航運碧璽號
空蕩蕩，高浮在水面，攪拌著駛向錨地，
一對白鷹環抱鮮紅的煙囪。
集裝箱壘成胸牆
等候登陸甲板。

今天早晨，在通往山頂的小路上，
一片棕櫚葉即將展開，一面綠旗
蜷曲在綠影之中，一周之後
便會扯碎。那拉鋸與搖擺的
粼粼波光，大海，風。



喬直

喬治·歐康奈爾（George O'Connell），中文名喬直，美國詩人、文學教授、翻譯家。生於芝加哥，畢業於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著有詩集《The Force of Ice 冰之力》、《Getting the Range 瞄準》等。曾在美國與中國多所大學教授創意寫作和文學課程。為北京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兩任傅爾布萊特教授。所獲榮譽包括「巴勃羅·聶魯達」詩歌獎、「亞特蘭大詩刊」國際詩歌大獎、「貝靈漢文學北緯49°」詩歌獎等多項文學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文學翻譯獎、香港藝術發展局翻譯及出版計劃支持。2012年與譯者史春波（Diana Shi）創辦雙語詩歌網刊《Pangolin House》（pangolinhouse.com）。文學翻譯之外，二人亦合作翻譯電影字幕。

BLOOD CLAMS

A steamy night,
 all of us at the café table
 prying with pliers
 the little *xuege* blood clams,
 gray shells tough as hickory nuts.
 Inside, the dime-sized meat,
 the blood, the briny tang
 adrip from our fingers.

Rain held off all day
 till thunder banged its kettle drum
 and across the alley
 drops knocked at the rooftiles.
 From the balcony
 of an upper flat
 came dim light,
 then the silhouette
 of a young woman
 floating over the rail
 in sheer nightwear,
 unclipping from her clothesline
 what she'd set in the dark to dry.

血蛤

濕潤的夜晚，
 我們一行人圍坐在小飯館的桌前
 用鉗子撬弄著
 精巧的血蛤，
 它蒼白的外殼堅硬如山胡桃。
 裏面，一分硬幣大小的肉，
 血水，腥味
 順指尖淌下。

雨悶了一天
 直到雷的定音鼓敲響，
 巷子對過
 雨滴擊打著屋簷。
 二樓一間公寓的陽台上
 亮起微弱的燈，
 一個年輕女人的剪影
 在欄杆後浮動，
 睡袍透出光。
 她正從晾衣繩上解開夾子
 收回她安置在夜色中的衣物。

WORLD TRADE

Once more on the screen,
 above the gray arroyos of exchange
 a scream tilts blue innocence
 toward twin chrysanthemums of fire,
 and the cloud of countless leaves
 set loose from the world's great ledger,
 glinting in their slow descent
 to ash—the debts, the credits,
 rage and desire
 transfigured at the ancient altar:
 blood, bone, flame,
 the blind immolation
 that purifies a future
 or corroborates a past.

How Pleistocene
 the stonepressed layering of griefs,
 the hard-burnt carbon
 smoldering the heart.
 In this scorched place
 what tree has spread
 its parched human branches,
 what thirst
 reached down through the dark?

And whose world
 would one trade
 for the other?

世貿中心

又一次在屏幕上，
 在交易的灰色峽谷之上
 無知的蔚藍在一聲尖叫中
 塌向一對火菊，
 數不清的紙片的雲團
 從世界偉大的帳本中釋放，
 閃爍著緩緩降落
 化為灰燼——一切債務，信用，
 憤怒和欲望
 在古老的祭壇上蛻變：
 鮮血，骨頭，火焰，
 失明的祭品
 在淨化一個未來
 或確認一個過去。

彷彿更新世
 悲痛積壓的岩層，
 苦苦燃燒後的碳
 熏蝕著心臟。
 在這片枯焦之地
 什麼樹曾擴散
 它乾渴的人類的枝蔓，
 什麼渴望
 曾向下穿透黑暗？

而誰又願意
 用一個世界去交換
 另一個？

DAMASK

After the horsemen in dogfur
had finished with the court weaver's daughter,
he watched as they tore
his own silk for her strangling.

Whole families, he'd heard, the skilled,
would pack across the steppe
from Pskov to Karakoram,
whipped east with the smiths and armorers.
But this morning the Tartars had driven
anyone with eyes to weep
onto the parapets
as the two blond princes were sewn into carpets
and tossed through a hole chopped in river ice.
Their lurches seemed the motions of badgers—
loose bones shoving in a sack.

And now at his daughter's throat
the blue breath of damask,
its pattern more ingenious
than the Persian shawl
loomed for the queen of Samarkand,
which drawn through a certain ring,
emerged each time a different landscape.
Cedars climbing hillsides
might round to clouds, and these
become the hare, the fist, the gnarled face of lion.

Narrow roads would melt to streams,
snow from the mountains
compose a slope
where all around an animal
scavengers had beaten down the grass.
On a ridge above a valley, oxen
coppered in last light
would nod to soundless bells.

The Tartars were just learning
about the notched wheel and its ratchet,
and soon it grew clear to the weaver
how they'd wind his intestines
on the warp-beam of his loom.
He stared at the damask
till its figures dimmed
to the icon of the winter vineyard,
where as the saint tells us
every millionth crown of thorns
explodes into roses.

織錦

那個身穿狗皮的騎手
與朝廷織工的女兒完事之後
他目睹他們扯下一塊
他親手織出的綢子把她絞死。

全家人，他聽說，那些有手藝的，
都要收拾家當橫跨乾草原
從普斯科夫到喀喇昆侖山脈，
被鞭打著往東與鐵匠和打造鎧甲的人一同上路。
而今天上午韃靼們驅趕了
每個有眼睛可哭泣的人
到城牆上
當兩個金髮王子被縫進毛毯
扔進冰河裏一個鑿開的窟窿。
他們搖晃著像一對獾——
松散的骨頭在麻袋裏推擠。

現在，女兒的咽喉處
一縷織錦幽藍的氣息，
比起波斯圍巾
它的圖案更精巧
專為撒馬爾罕的皇後織就，
據說它曾穿過一枚特定的戒指
每次生成一幅不同景象。
雪松爬上山坡
幻化成雲，雲
變成野兔，拳頭，獅子猙獰的臉。
窄徑隱入溪流，

山降大雪
書寫成一塊坡地，
坡上一隻動物的四周
青草已被食腐生物踏平。
山谷上一條山脊隆起，牛群
被最後的光線照臨，
銅鈴在無聲地點頭。

韃靼們正在擺弄
帶有凹口的輪子和棘齒，
很快他將領教
他們如何把他的腸子
繞上他織機的經線木棍。
他盯住那織錦
直到上面的圖案模糊
成為聖像上冬日的葡萄園，
在那裏，如聖人所說
每一百萬個荊冠中將有一頂
綻放出玫瑰。

南朝

我的江山只剩下
百貨公司南面側門前
四分之一個足球場大的
矩形廣場了
晚餐後，兒童
直排輪課開始前
獨自巡繞其四界
總是在走近
臨卸貨區角落處
一陣桂花香入鼻而來
一圈又一圈徒步
一次又一次暗襲
我忽然有一種春日
下江南或行幸
離宮御花園的感官
帝國感，感覺
一個南朝，以嗅覺
為柱，隱然再起……

擬古一 仿Sappho

他趁我醒來，尚未全然睜開
眼簾時，破窗而入
把閃耀著碎玻璃片的金拖鞋
掛在我床頭
在我掀開羽絨被時
讓我的身體欣然見

光

*

我的少女時代啊，我的少女時代
他讓你離我而去
在空缺、裂隙處替以
「妙」字

*

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心生

邪

念

他的牙在我耳中
閃爍白光
像他白色的謊言……

片刻的音樂——給Henry Purcell

片刻的音樂

將讓一切憂慮暫別
詫異何以痛苦減輕
不敢輕信這愉悅的感覺……

*

他們也為別離悲。兩個戀人
隔著遙遠的星空視訊，因一件
小事突然爭吵，僵住：
倚著天琴座截聽偷聽的天使
忍不住，以一個分解和弦
幫他們解開心頭的糾結

*

小鹿到夜間飲水處飲水
暗影給它們自動傾斜的紙杯
讓因夜涼變得更涼的
天水，不致屢屢濺濕它們
沒有繫圍巾的脖子
讓媽媽不在的它們著涼

*

何以回報這形而上的慈悲？
詩人在書桌前反覆以筆尖輕擊
桌面，他的馴獸師室友
丟給他一張隱形桌巾——
看不見的稿紙上，金粉點點

*

是可怖的連續地震，啊強震
仁慈地把金粉一次次震出窗外
在我們奪魂而出遊蕩一夜又
驚魂未定回家的路上，發現
點點顫抖於頭上的燙金的星光

*

你也趕來聆聽每年夏天
星子們易地（或易空？）
舉行的露天音樂會嗎

演奏的很像是你的三重奏鳴曲
但第一聲部星光的漸強奏
和第二聲部間隔了好一些光年

照樣巧妙地完成對位。你說：
非我所寫也，歷時演奏共時
聆聽，露天房間裡的室內樂
能穿越此悖論者其唯天體音樂？

*

Music for a while——
我說亨利你好壞，此刻
此瞬間教我們成為共犯
以一根音樂鑰匙快閃齊入
時間銀行，共亨利享利息

註：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 1659-1695），五百年來英國音樂第一人，精妙掌握詩句抑揚頓挫，詩人的最知音，短短幾行，音調婉轉，一唱三歎，彷彿彗星般流瀉自外太空，絕頂迷人的仙樂。《片刻的音樂》（Music for a While）為其著名詠嘆調。

發音練習

勺

半杯刨冰比八百爆兵寶貝
筆比鞭——敗筆不敗

豹比彪炳、斑駁報表寶貝

夕

怕偏旁批判拼盤
怕翩翩派批判普普派

《

高官高
高冠高
高貴高跟高

高更，更高

止

主張終止執政者種種腫脹裝著／著裝證照

日

日日仍然忍
日日仍然人

卩

字在：自在

入

美
催淚
為窺
美背
賠罪，
配對
尾隨
黑翡翠
輝
卑微
墜

•
•
••

弓

岸
邊看遠帆
邊暗嘆：
安姍姍返？

嵐纏藍山
晚天慢慢斑斕
岸——
岸然

弓

神敦聘
純真嫩雲任
近臣，噴文

今晨雲繽紛
文渾沌
本粉人笨
詢問群粉

紛紛云：
春臨

陳黎



陳黎，本名陳膺文，台灣花蓮人。著有《島嶼邊緣》《小宇宙》《藍色一百擊》《想像花蓮》《世界的聲音》等詩集、散文集、評介集逾二十種。譯有《萬物靜默如謎：辛波絲卡詩選》，聶魯達《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以及《這世界如露水般短暫：小林一茶俳句300》《但願呼我的名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等三十餘種。

擬古——持續的緩板

ㄨ

悟無，吾
舞：
無誤——
霧挽我舞……

復浮入杜甫，母豬，露珠，土著鼓
吾五物逐霧互拂膚
獨舞
無誤——
五物，獨舞，如無物……

ㄩ

願永與月預約越雲垣
越獄愉悅

你派遣一列音符去追察
去夏峽谷崖邊紫陽花的蹤跡

它們上上下下，在我心的吊橋
輕盪出，很慢很慢，方
辨認出的一小段忐忑旋律

攀崖是危險的，涉水也是
在吊橋上回憶在吊橋上對你
胸際等高線的凝睇，更是

而繫錯了鞋帶顏色的
時間的腳步是持續的……

夜裡，當然露水滴，星光顫
它們點點滴滴，鉅細
靡遺地，盡責但緩慢地傳回

一顆顆珠璣相撞時的表情圖
——最大的一包用了壓縮檔
你動員了額頭，眉尖，鼻樑

合力解壓縮：一顆淚珠
從你靈魂滑出又墜回你的靈魂

背叛

從2020年初開始一種災難的惡劣病毒
所謂的新冠肺炎(COVID-19)席捲了全世界
之後，有些人被染疫或你我都一直過著非常不便的生活
如此，它敲定是有背後的集團傳播
並蠻橫的手段背叛了全人類

於2021年2月美國上映的劇情電影《夢想之地》中
獲得93屆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的韓國演員
尹汝貞(1947-)曾講過一句話：「我的人生常會遇到被人背叛的時候。」

深夜因胡思亂想而無法入眠時
腦海裡想到的僅是曾被背叛的點點滴滴
人就是過得幸福仍是大家的願望
但連入睡也不容易卻不能說幸福

這時，蚊子偷偷飛過來咬人
開始抓癢時就會想到此飛行物是公敵
如今，身心都累了
累也是已入侵我身心的某種程度的背叛

糟了，驟然聽到鳥鳴聲
表示已經是清晨五點左右的時刻
你還猶豫什麼？
現在要繼續強迫自己入睡還是要起來呢
喂！喂！似乎沒有我軍的孤寂心情，你能瞭解嗎？
不然，這時還要說：「人間萬事塞翁之馬」嗎？

堅守崗位

人生有時必須遇到願意承諾而奉獻一生的時候
出家人剃頭當和尚並穿法衣的日子
接受神品後當神父的日子
終生情定耶穌授職為牧師的日子
我與內子結婚的日子
孩子出生而付出長期照顧的日子
孩子上大學後又遇畢業的日子
她還嫁人結婚並生孩子的日子
有了奉獻一生的開始，當然就會有結束的日子
如此，遲早會走到堅守崗位終點的時候
就一個個的離開此熟悉的環境
死後的日子，恐怕要等到與玉皇上帝見面之後再說吧

「2021太平洋詩歌節」群像

今天在花蓮縣文化局主辦的「太平洋詩歌節」活動
特邀的名單如下：

音樂部門：貝多芬（1770-1827，Ludwig van Beethoven）

美術部門：梵谷（1853-1890，Vincent Willem van Gogh）

小說部門：海明威（1899-1961，Ernest Miller Hemingway）

舞蹈部門：瑪莎·葛蘭姆（1894-1991，Martha Graham）

詩歌部門：楊牧（1940-2020，Yang-Mu）

可惜！以上五位因故而請假無法出席

現在詩人陳黎和與會的詩人們都坐在松園別館的角落處

一邊喝酒，一邊笑談古今多少的世界藝術和詩歌

習於拿零用錢

雖然已經忘記何時起
小時候開始母親就給我零用錢

因念國中開始坐巴士上學，母親每週給我固定的零用錢

高中時代也是除了固定的零用錢外，還給了購買參考書和補習班費用

念大學時，雖然利用寒暑假去打工
但仍是習於向父母伸手拿零用錢外，
還比我早畢業並已有工作的哥哥們給零用錢時實在是蠻喜悅

出路社會後自己開始賺錢時，記得比較不會亂花錢卻也沒有存錢
結婚之後，剛開始的一段時間由我來管錢，但仍然隨時覺得錢不夠用
不過，似乎不到兩年，可能理財失敗而換內子來管錢
之後起又回到小時向父母拿零用錢的感覺，並此習慣覺得比較無慮
總之，我是似乎個永遠向親密家人拿領用錢的人



韓國首爾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長為現代文學、比較文學、文學評論、獨立運動史、口筆譯。現任教於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中文領域暨觀光系副教授。現為學術期刊《東亞人文學》、《中國學論叢》編輯委員；《台灣現代詩》編輯顧問、東亞人文學會副會長等職。曾獲得「東亞人文學會慕山學術獎」、「傑出研究成就獎」、「優秀研究論文獎」等。論著有：《徐志摩詩研究》、《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翻譯著作有：《金光林詩選》《文德守詩選》（以上中譯）；《陳千武詩選》《巫永福詩選》《趙天儀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 2》《方明詩選》《鄭炯明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 4》《余光中詩選》《莫渝詩選》《李敏勇詩選》《黃騰輝詩選》《白萩詩選》《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杜國清詩選》《吳晟詩選》《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 40》《李魁賢詩選》《賴欣詩選》《陳黎詩選》（以上韓譯）等多種。

趙明河（1905-1928）義士

您已93年前的日治時期
為了加入獨立運動的行列而棄官
從韓國經由大阪特地來台灣台中
您在台灣目睹日本統治下的恣意掠奪與胡作非為
使您想起在朝鮮正受苦的同胞
您23歲的年輕一定是夢想極限的那一年
也就是說，於1928年5月14日上午9時55分
在台中市西區自由路二段2號
時任日本皇族陸軍上將兼天皇的岳父
久邇宮邦彥的車隊轉彎處
在手上拿著抹上毒藥的短劍刺殺了久邇宮邦彥
逮捕之後，經被判死刑時留言：
「我已報仇了三韓(大韓)的仇敵
沒有任何的言論
死亡的此瞬間早就心裡準備好了
只是不能看到祖國獨立，實在是遺恨而已
我到另一個世界後也繼續做獨立運動」
於同年10月10日上午10時27分
在台北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52號舊刑務所處殉國
韓國人稱謂您是與安重根（1879-1910）、李奉昌（1901-1932）、
尹奉吉（1908-1932）韓國被「日帝強佔期」的四大義士

社交距離指南

太陽隔得遠，不會傳給我
它的火氣。但月亮近，
就讓我的頭髮蒼白起來。
這麼說，對風似乎不太公平——
風的遠近又豈能隨便丈量。
所以，聽不見風那一頭的雷聲，
讓我懷疑，你們全都睡著了。
與其耽溺於肌膚之親，
還不如從雲端一瞥，
用千里之外的媚眼來點燃？
但星星的飛沫……不，
請不要吻我。你究竟
是誰？蝴蝶還是黃蜂？
請繼續暗戀我。在屏幕的
另一頭，你的眼淚
也不會濺到我。而我
還在孤單的舞台上，獨白：
「他人就是地獄！」

蒙面的時代（一首天真的哀歌）

蒙面的時代，我的臉消失了。
霧霾，請不要認出我！

蒙面的時代，我的鼻子消失了。
病毒，請不要認出我！

蒙面的時代，我的腦袋消失了。
子彈，請不要認出我！

蒙面的時代，我的嘴消失了。
國家，請不要認出我！

復健課

「那麼，把你的腰拉成蛇……」
假如幻覺越擰越長，全然不知
黃昏何時到來。只要跟隨一陣虹
就能更軟，順便把整個國家
折疊在瑜伽裏。不再痛了，
意味著斜塔依舊斜著，而
再遠一些，吊橋差點斷進深淵。
「彎一點，讓筋膜充分打開……」
躺在日晷上，任憑影子
緩緩轉身，猶如微笑，
從宣紙的墨跡深處滲出？
「有沒有一點刺刺的？繼續……」
沒錯，比花開更癢的，正是
希望的穹頂，一聲歎息，
像駱駝拱起天空。這樣
每一次錯覺都伸得更遠，
拋擲到夢的反面，吐出蛇信，
纏繞地球不放，等待甦醒。

鎮上的馬克思

戴著禮帽，馬克思錯過
家門，從毗鄰的櫥窗外瞥見
米蘭假女郎。束腰的長裙，
還沒讓風吹起來，就比
共產主義還要鮮豔，
但板臉的模特已經窮到
口袋裡連一顆靈魂都摸不出。
當然，墨鏡不關心人類的未來，
低頭在雲的反光裡，就以為
自己是天使。倒是拉手風琴的
流浪漢滿江流淌海涅。馬克思
掏出一枚硬幣送給他的淚漬，
順便拐進對面的書店。
他聞了聞伊格爾頓教授的墨跡，
窺見自己和燕妮的戀愛卡通，
俏麗，像格林童話。
這並不表明，馬克思是錯的，
只不過他從來也沒比門徒們更離譜。
所以，他沒有回家，怕遇到
一些人拿他當紅酒喝醉，也怕
另一些人剪下他的大鬍子
貼在臉頰上。無意中，
馬克思走到了街尾的夜店。
但自由與勞動的命運依舊
是個秘密，藏在猩紅的燈光下，
等待旅人的萬古尋芳。

我在台灣海峽數鯨魚

無聊的時候，
我就去台灣海峽數鯨魚。
我坐在軟綿綿的雲端，
看它們噴放節日焰火，也常常
不小心把鯨魚數成魚雷。
海浪刷刷，奏出迎賓曲，
細聽之下，還有晴天霹靂喊出
嘶啞的口號，彷彿慶典
就要開始。我遠眺，
卻望不到西湖上的蓮花，
更找不見東海神龜的鼻子。
巨鯨悠然徜徉在浪花間，有時
鯨須也露出笑容，被吞噬的
魚蝦們像是擠在新建的遊樂場。
我捏住雲的裙邊，閉上眼睛，
仿佛也已融化於巨鯨的胃液，
哼著童謠，沉睡。



楊小濱

楊小濱，耶魯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教授。歷任上海社科院、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威尼斯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特里爾大學等教授、研究職務，《現代詩》、《現在詩》特約主編，《兩岸詩》總編輯。著有詩集《穿越陽光地帶》、《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楊小濱詩X3》、《洗澡課》等。近年在東亞與北美各地舉辦「後攝影主義：塗抹與蹤跡」、「後廢墟主義」（台北當代藝術館個展）等藝術展覽，並出版觀念攝影與抽象詩集《蹤跡與塗抹：後攝影主義》。

四分鐘的黑暗

——捷運龍山寺站到江子翠站

一

星期三午後，我錯過了告別式
 笛聲將我喚回車廂內部
 它像一條連接內陸與島嶼的鐵橋
 幾乎在颱風之後毀滅

二

我逐漸往內部沉沒，這一切都像自然在低語，我聆聽。
 一張張尚未誕生的臉孔，廣告牌，逝去的星體
 恐懼在地板上擴張
 水滴流動
 空隙：一名透明的掘墳者
 挖開一座座橢圓塚

三

孩童在博愛座上安睡，像信箱裏
 一起擁擠的包裹
 他們在黑暗裏成長——離開內部，留下雲的簽字，凝結尾。
 一批又一批的飛行者
 向著風暴
 報告各自的去留
 —三次尖銳的聲響，死亡答覆了他們

四

無人。盲蜂振翅，在空氣裏頭簽名
 一陣陣喙鳴聲
 將我從黑暗中領回

石頭裏有沉默的巨僧

窗外，燈光審閱了浪花
像失去星體的銀河
沒有人理會

我是車廂內唯一攜帶報紙的人
訃聞欄的鉛字凹陷於雙腿間
像一座蟻獅的獵捕場

軌道：顫抖說話的鐵
每一次接觸
都是對死亡的抵觸

我閉上眼睛，任由燈光翻閱我的眼皮
倖存的詞將某人寫入大地
一名石頭裏沉默的巨僧

在火葬中

首先是頭髮，然後是
皮膚、肌肉與其他內臟。
上帝拖著盤子
收回一件件肉衣服

眼睛像金屬
脫落的紅色鎔渣
烙在兩塊無人對視的虛空之中
——他一併拿走。

一個老工人翻了翻火爐
持續焚燒，笑著說
我們得給他一點時間

爐門伸出一條平庸的舌頭
盛放著剩餘的你：
一座蒼白肋骨組成的羅馬城。

夜的大赦

一

夜晚，一個私密的竊聽者
 電梯等速上升，交替著監禁與釋放
 所有的生命都朝向一座玻璃大廈溢去

也許是我身陷其中？藉由睡眠，飢餓，睡眠
 聽夜鷹吹響他人的脊椎骨，卻沒捨棄作為鳥類的低咕
 牠展開剪刀飛翔，像一位沿街張貼廣告的工人

電線桿，鐵蒺藜，紅磚牆。黑暗再度
 修復了黑狗的軀體，任它隨意
 為自己鍍上黃褐色的眼珠，便是黑貓的誕生

二

「喔地獄，我眼睛所及，那悲傷視為何物？」
 漆黑的房間寒冷，呵出的每一團白霧
 劃開孔洞，即為幽靈呼告的口器。

——我不可能認識它們。
 歷史正為它的錯誤大笑不止
 醒來還太早，牆內有人低聲哼唱：

「在暴力的縫隙中找到缺口
 並且，在裏頭活得光亮……」
 木柴碳化，瀕危的野獸，火寂。

三

幽靈
 一個接一個來過
 旋轉門
 野蠻的中陰身

貝加莫醫院

那天早晨，我踏進醫院
護士說今天沒有病人
全都是死者

時鐘、布簾與玻璃窗
紛紛就位。我看見
乳白色的天空
蠕動著一張播報員的嘴

陽光是上帝的髮絲
接引他的頭顱。他說：
「這一次，最後一次
可能，只有一次——」

虛空重複撥放他的嗓音
皺紋吊掛著雙瞳
像磁帶，兩個孔洞
黑色的膠捲
——無盡。

一台老舊的映像管電視
雜訊越來越密集
像過午的公雞
靜默無聲



曹馭博

曹馭博，西元1994年生，東華大學華文系創作組藝術碩士(M.F.A.)，出版詩集《我害怕屋瓦》。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文化部「第41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臺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文訊》「21世紀上升星座：1970後台灣作家作品評選」詩類20之一。

你是我的連接詞

街燈下
變電箱跳電

雪花似的吻
輕輕啄著臉頰

我們是大地孤魂野鬼
隨著寒夜偶然碰撞

卸下人世間包袱
冰凌與霜花互相取暖

樓宇環抱樓宇
霓虹燈閃爍野趣

在車水馬龍喇叭聲中
在飄雨似雪國境

摘下眼鏡的雙瞳
浮起符咒

全神貫注練習
巨浪翻湧

甜蜜的滋味

落地窗外
深深處

我們在虛妄裏
坐著

不趕路
不急著
下車

一本書
一杯咖啡
一小節關於瘋狂的詩句

被顛覆
被擁抱
被深情揪著一吻

鳥聲、車聲、人聲
疏林、天空

春天的口哨
非常擁擠

梔子花

1.

你
愛我嗎

在稀疏白鬢髮梢
在關節緩慢打鼓
拄起拐杖雨傘
駝著凋萎身軀

用假牙緩慢咀嚼無味的虛無
臉上皺紋浮起褐色斑塊
尋覓似也非也老花眼鏡
開始忘記過去
和自己
對
鏡

戴著呼吸器練習吐納
在尿片尿袋中翻滾
插著鼻胃管灌食花草
不定時在病床上
呼風喚雨

這時候的你
還瘋狂愛我嗎

愛我曾經被陽光熱吻過的臉龐
愛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
愛我一顰一笑舊年歲月
愛我隔著一縷酒香
遠遠凝視你夕陽下
長長身影

親愛的
一生太長
我們的愛從來不由自主

親愛的
一生太短
人終將孤單
然後沉沉
睡去

而你
真的愛我嗎

我的臉頰不塗脂抹粉
你看，你看看

2.

有人
用回音
為我定錨

在初夏時節
雨
紛
紛

不安分的
假裝高潮

註：晨起，陽台一朵梔子花開。

想你的時候

想你的時候
天光已亮

一種未竟的纏綿
輕柔甜美問好

上班前澆了花
褶平襯衫領口及
裙角

隔著距離將自己
滾成春天曠野的野草

我是真的愛你啊
用沉默反撲
用一粒海裏的
鹽
召喚

用人類炸彈
擊中
胸前那口
井

我們終將成為
愛情殘骸的一部分

沒有外傷

和秋風說話

午時
他的白髮髮
乘風射入眼瞳
草木皆傾倒了

擎起兩排行道欒樹
沿著舒心緩慢節奏
在騎樓咖啡座
細數來往人群

一小口一小口
小心翼翼啜飲著
黑色的海

遠眺群山
皺起眉頭

初秋微涼穿過心肺
逐光影背對世界
喋喋不休

紫鴉



紫鴉，台灣屏東恆春滿州鄉人，1968年出生於台北市。曾獲2002年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廣播金鐘獎戲劇大觀園團體獎(劇本佔20%)。曾任《乾坤詩刊》現代詩主編七年，現任《創世紀》現代詩編輯、《青年世紀》專欄寫作、攝影、裝置藝術。期許年復一年勇於面對挑戰的自己，儘量做到細節、緩慢、低調、柔軟、慈悲喜捨。無懼並非冷漠，坦然面對生老病死，一步一步朝簡單、平靜的日子邁進。

粉紅結

粉紅結 很私人
關於 常用藥品

資料夾 裝有
重要關係人 影印本

粉紅結有種不好說的香氣——

越老的朋友 值得
越小的剪刀 來剪

且縱容他 的演員天分
極目 山邊出口
有人工光 ；杯底
仙子 裝模作樣

(沿著公共浴室的隔間)

粉紅結 藍粉紅結
湯勺般 乳鴿子，瑜珈過的

二十七歲情人 什麼都好
朋友好 藥沒話說
鴿子當然很好 會講韓文

雲中君，手打著粉紅結，逢人便送

又醜又胖 處女座
且縱容他 用逗點
，餵狗 改天
不如 拿鐵
消方塊 趁著

亂 這世界！——
若有車位 去花博公園
明則野 餐 / 暗則裸 (切換

輸入法 別有
一番 派派的稜角)
超商打折之後

試著去計較 粉紅結
不然 射射飛鏢

她的詩是入侵種

她的詩是入侵種
 她的布袋蓮在別人的水域堵塞
 優養化是她所擅長的一種化學
 綠囊袋無性生殖地抖出又抖出包袱
 她的念珠佈滿了水平面於是在她之後
 詩都必須垂直地寫
 在她之前得預防性引進特定昆蟲疫苗
 確保水天一色
 氧分子能暢所欲言使顏色交換
 她的詩恨透了氧氣的交換
 窒息式閱讀性快感
 不也成功征服你的社區了嗎
 信箱被傳單塞滿就是一夜之間
 彷彿由她充滿正向能量的一夜情滋生
 意欲做出象徵性抵抗的昆蟲
 垂直地蓋建快閃店式的準詩作
 窒息式閱讀性快感
 準新郎們準備好面對了嗎

張開綠色保鮮膜她行走於水面
 象徵性抵抗的一夜情
 準新郎們不也塞滿信箱了嗎
 在她充滿正向能量的優養化之後
 詩都必須水平地寫
 確保二氧化碳能夠加入戰局
 純粹的同性戀不是太純粹了點嗎
 碳是這麼想的她也同意
 她的詩專門射出黑而快速的碳原子
 沉溺於同性戀的準新郎們準備好了嗎
 昆蟲攜帶顏色
 預防性的入侵種交換社區
 快閃店非常快閃店地
 使刪除的信件與詩句保持美好



陳柏煜

一九九三年生，台北人，政大英文系畢業。木樓合唱團歌者與鋼琴排練。作品入選《2018台灣詩選》、《2019台灣詩選》、《2020台灣詩選》。曾獲道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廖風德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弄泡泡的人》、詩集《mini me》。獲選雲門基金會「流浪者計畫」，因疫情延宕；《空耳》寫作計畫執行中。

《地下室錄音》

xii 蛋

我在紀錄片裡看見瑪莉娜全身赤裸，左手握著一枚雞蛋，右手握著另一枚，不久前老婦人將它們貼著她的頭髮、頸部、腹部搓揉，現在記憶在身體裡的傷害都移轉到雞蛋，瑪莉娜得靠自己的力氣捏破它們。右手的雞蛋一下就破了，發出甲蟲被壓碎的聲音。左手很困難，瑪麗娜發出使用全身力氣的呻吟。森林的樹葉、水流、針鈎的鳥鳴連成一片裊裊在她的「啊、啊、啊」後。「那是你受傷的膝蓋。」老婦人說。瑪莉娜將蛋放在雙手間進行痛苦的祈禱，蛋就是不破。她哭泣、她滿身大汗，有人在我的手心也塞進了蛋。

蛋破了。瑪莉娜露出畢業典禮常見的表情，發出母牛般的好女低音；白與黃垂掛在她雙手之間。我想起燃燒仙女棒的聲音，那樣的「嘶——」與火花消失時細小明確的「波」總是刺痛我。那年元宵節和朋友吃飽飯，在附近的山丘玩仙女棒，我一隻手握著小煙火，一隻手握著手機，布朗在視訊鏡頭裡同樂。在我受傷的手指更前端，是金門的農曆年，我領著年紀更小的表弟表妹去冷得發凍的河堤，黃昏裡呈一路縱隊，他們不敢說話，最小的他甚至哭了出來。

xxiv 翻譯我

香港的尼古拉翻譯我的詩。〈衣架〉並不是寫實的。看，我打造一個場景讓我與秘密情人暗通款曲。好比把衣服沿車線拆了，做成某樣比它小得多的東西。借來貓、借來同居、他靠在車窗玻璃上的睡臉是美學上的虛構。（尼古拉需要知道這些嗎？「我想問一些沒寫在裡面的事作參考。」）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翻譯不是闖空門。）無論如何進退攻防，作品保留了作者階段性的「聲音」，倒是真的。不過話說回來這又是什麼意思？

尼古拉在電子檔裡。紅色標注了他閱讀上的疑問。紅色拉鍊我拉開，把手伸進去。口袋裡很黑，我們分別拿著一個高玻璃杯互換一杯水。聽從空到滿之間的音階。尼古拉發現，即使看見新生成的內容，我還是直接倒回去。他頗為氣惱。紅字：（此處）說的是什麼？紅字：有誤會我得重來。（文件裡冒出空地）。他沒收我最喜歡的段落。不是我的聲音；我以為那是他的聲音。（一深夜，數據機撥接上網。那是我的電話號碼嗎。向遊戲機發射彈珠發射彈珠。突然掉進恐怖大的瀑布。）想到香港，我就想到《春光乍洩》。想到無聲的瀑布燈。那裡是阿根廷不是香港。

直島上

漆黑的海邊
 電動車被歸還，在庫房
 連接著線路如被擠奶的牛群。
 空的港口邊
 觀光客也被歸還
 「請帶走不屬於島上的垃圾」
 告示是這麼說的。

在這漆黑的被歸還之中
 是誰
 網開一面
 是誰
 自投羅網
 在這紫黑色的潮聲裡
 被掌聲鼓動出來
 一具空的白船蛸。

別稱紙鸚鵡螺——
 多像日本人會發明的玩意兒。
 它並不是真實的生物也不是工藝品。

（一群作著夢的電動車在天空飛馳而過）

是誰
 安置盆栽般，展示
 空的礦物；是誰

在山旁邊擺放假山「・。」

這是上個世紀瑪莉安・摩爾
 所拋出的船蛸嗎？

維納斯誕生。她分泌
 軟殼（電力輸出般）然後
 雌章魚旋即消失無蹤

被歸還了的
 網開一面。

她
 近乎色情地邀請我
 成為囊中物。
 我揹著背起來的詞
 深入其中
 （紛紛迅速遺忘流失）

我是
 暗中放置假山的水手
 （在空的垃圾中）
 我將是

某人的桃太郎。

達蘭薩拉男孩

達蘭薩拉男孩
住在半山腰上
賣電子梵音舞曲
專輯，韓劇DVD
十片兩百盧比

達蘭薩拉男孩
隨身攜帶保溫杯
保不住犛牛奶的溫度
只好用來裝汽水

每個達蘭薩拉男孩
每晚都打電話回老家
每個老家都是片浩瀚的
草原，開滿了比人高的
花朵，失去牧者的羊群
夜裡做著
翻山越嶺的夢

走走，走走走
我們小手拉小手
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郊遊
兩萬人民幣保證金
上繳，保不保證送達
沒有高山
症的天堂

穿雲撥霧裡看花
夢裡不知身是客
客途中
身分證弄丟，夢被扒走

一回首
鄉音無改鬢毛衰
老男孩
親吻懷裡
金髮碧眼的
文成公主，明天
就可以嫁去美國

達蘭薩拉先生
摟緊懷裡的孩子
搖搖迷你小經輪
在茫茫雲靄中
覆誦他真正的名字

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

還是要有傢俱
才能活得不悲傷
還是要真正和誰
說過再見
才能變成完整的人
像停電的夜裏
走在碎玻璃上
那麼誠實
不卑
不亢

如果真有下輩子

我要用自己的下輩子
投胎成一隻美麗的鹿
在你駛車時衝上路肩
換得你誠懇的哀慟

我要用自己的下輩子
轉世成一隻嬌小的蝸牛
在雨後的馬路上
靜靜地被你踩碎
就可以住在你的鞋底
跟你到任何地方去

下輩子
我要變成一枚
印錯的字
錯降在一首
完美的情詩裏
讓你微微詫異
讓你認真思考
我存在的意義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有時父母會欺騙你
說只要你快樂長大

有時童話會欺騙你
讓你以為這世界上
沒有永遠的醜小鴨

有時課本會欺騙你
讓你專程跑到河邊
看小魚逆流向上

有時總統會欺騙你
就像情人一樣
上了之前說的話
總是比較動聽

有些傷心的人會騙你
答應你要好好活下去
其實是要你答應
沒有他，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你就騙回去
拿根菸，從容走上樓頂
讓他們以為你不過
想看看天空的雲

下輩子

下輩子
轉生成你的香皂
被你用到消失不見
活在你的氣味裏面

下輩子
作一顆百憂解
在外傷心受氣
就回家吃自己

下輩子
當最下流的髒話
我就能住在
每個人的心裏
最重要的地方



徐珮芬

花蓮女中、清華大學外語系學士及台文所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周夢蝶詩獎、清大月涵文學獎新詩首獎等，並獲得國藝會創作補助、2019年美國佛蒙特駐村藝術家。出版詩集《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在黑洞中我看見自己的眼睛》《我只擔心兩會不會一直下到明天早上》、《夜行性動物》。另翻譯T.S.艾略特詩集《貓就是這樣》、影視改編小說《人際關係事務所》。作品多發表於臉書專頁及IG「patmuffin」。

回來

我像一個電台
我像一根針
我像天線
我像風箏
我像一個下午
我像早晨
我踩上一張凳子

走進火車
我東搖西晃
我把行李箱打開
裡面有一個月台
我走出去
我見到一片海
但我搞錯了

我走回去
回到陽台
我看到馬路那麼長那麼遠
我常常只走到一半
我常常回來

煎鍋

每天早晨做早餐
從蛋裡頭打出來的那個人
愛的時候像美眷
不愛的時候像流年

道別

天空壓到最低的時候
邊邊鬆脫開來
開出花來
四散的我的四肢
舉起手來
地那麼軟
我向你道別



陳顥仁

陳顥仁，1996年生於台中台灣，於九歌出版詩集《愛人蒸他的睡眠》。東海大學建築系學士、東華大學華文研究所創作組藝術碩士，花很多力氣思考建築、文學、戲劇、視覺藝術之間的關係，而且沒有結論。2021年十月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舉辦《建築愛人》建築詩集展覽，發現有很多事情自己都不會。感覺事情通常是這樣的：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只好認知。珍惜問題，更勝於珍惜答案。比起山，更常待在海邊。與其說記得清楚，不如說我的詩人、我的愛人、我的房子常常陪著我，他們讓我放心地忘掉。

愛的

1. 夜晚

呼吸多麼薄弱
愛一個人
穿過宇宙

比金屬還恍若
輕輕軟弱
把自己比擬
曾經神造過你的模具
你曾經先有過
不是跡象
你是所有的昨天

無法掉落
紛紛成熟
空氣裡坑坑洞洞
結滿水果

(吃果子老虎
紛紛連線
串過星星
今夜是沒有鬼的小精靈)

叮噹響
星空的機台
雲的
順的逆的時針的話筒
穿過灰鴨毛管線

⁴² 胡亂一陣睡眠

抵達漂浮電台

2. 早晨

早晨把我攪碎
那些胡蘿蔔
蘋果
一道光切開番茄
我的半個房間
半的春天
多的陽光結成籽
醒不來的時候
基調是頭痛的果香
我想起
我的土壤
不斷發芽
不知去向

(
一個早晨
把我打斷
我是兩截)

但這樣好嗎
把山忽略不看
把日子旋轉
像一首歌
頭尾相穿

這已經是我最大的流浪
陽光在旋轉
我沒有辦法

3. 神

有時候神來
有時候神往

曾經卡住的也曾
被輕易轉開
有時候如雪
從身體裡面下出來
一個早晨
滿地的夜晚
透明的野草五十公分高

我見過你
不為了哪裡
光架住我們的臉
除了明天
頹唐的罐子
裝過牙也裝糖果
未免失之
交臂
但我見過你

神在哪裡
神替我們受彼此柔軟的刀

九零後

有一天醒來我切掉古典音樂
我想燒一些木頭在早晨
早晨洋蔥似的光裡

一批燒杉雨淋板
建築師在火焰離開的地方端詳建築師說
「我喜歡柳杉」而我想
這是詩意的
柳杉沒什麼節眼客人喜歡
一棟房子不張開眼睛
於是我們燻它

譬如烤一顆毬果毬果因此打開
譬如烤窗戶
在那個頂端木頭不好張羅的地方我們
改成銅製蓋板
然而那就不是木工的那是
鐵工的
被一個獵人推開
天窗以及抱枕
「這可是一個樹屋」獵人說
但是不碰到樹
我想這是詩意的
結構技師讓每一支樓梯搖晃但
不致倒塌這是
一個柔軟的故事

就像一顆毬果打開裡面有完整的一天

裡面有三分之一的睡眠、五分之一的
飲食、
半張桌子，
加上建築師手中小說的第二個章節
那裡有一個城市瑣碎但正確
居民永遠在討論海邊
海岸跟沙子的區別
燒杉是否比炭來得更直接

我想這應該是
詩意的身為一個木工處理疏伐材
不問火也不避免明天
搭一座房子
寧靜且專心地
遠離早晨

特價商品和平店恕不特賣

夏威夷

人氣

冰火

雪樂

俏媽咪

達人上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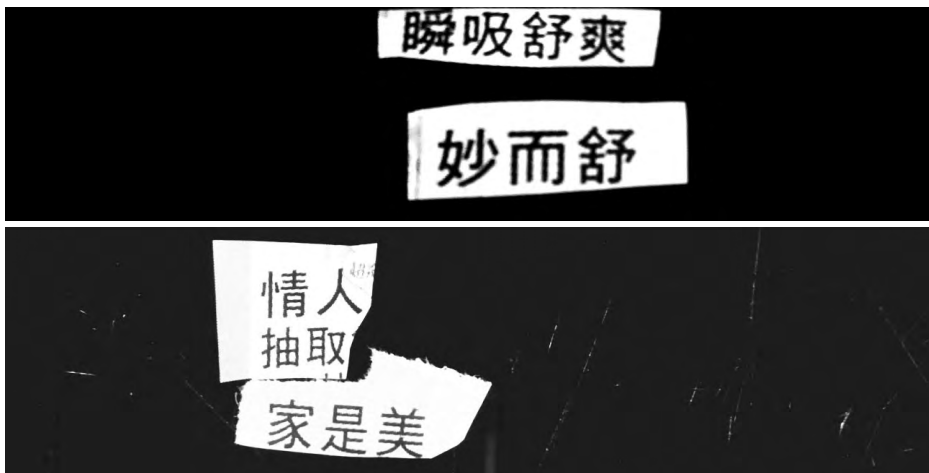
杜老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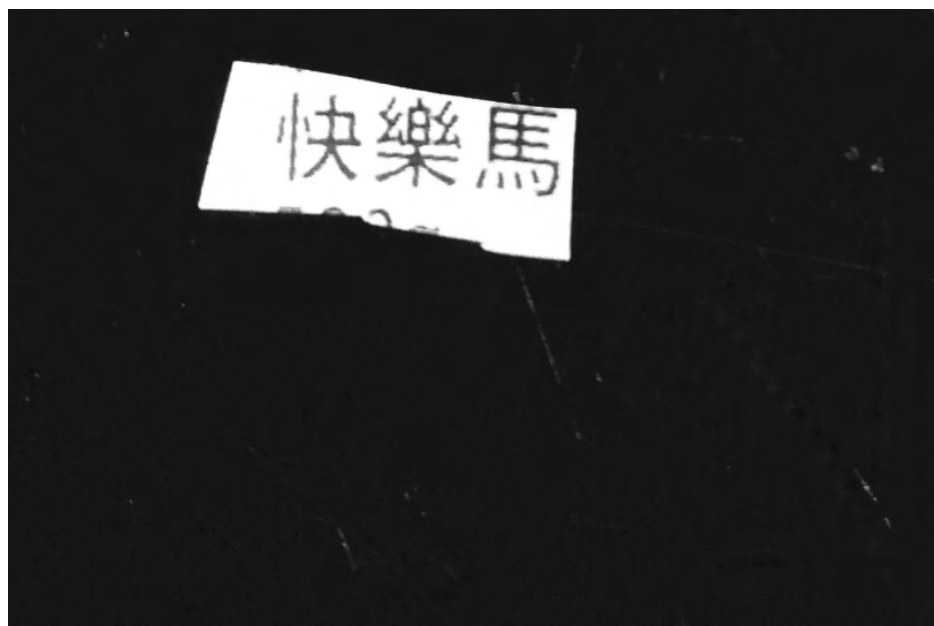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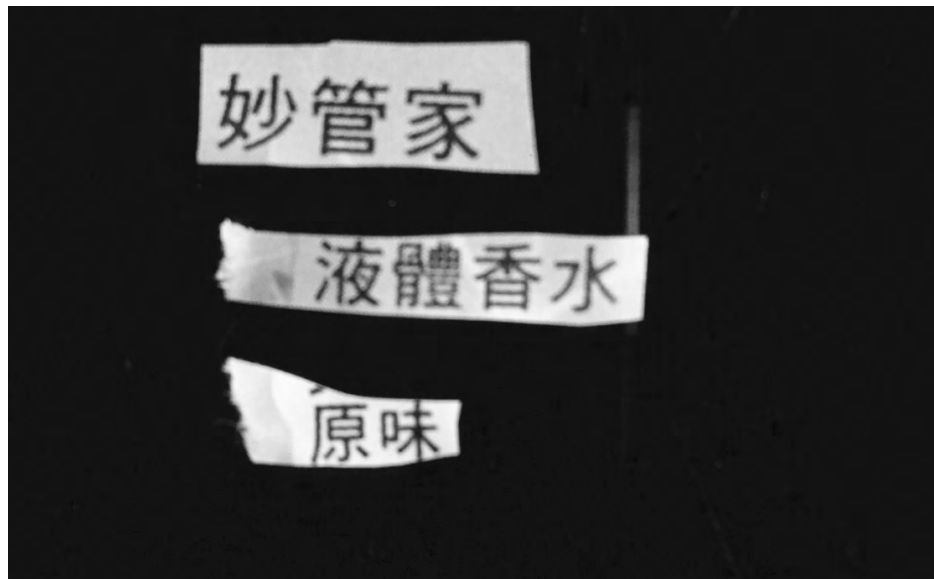
愛之味

飲

春風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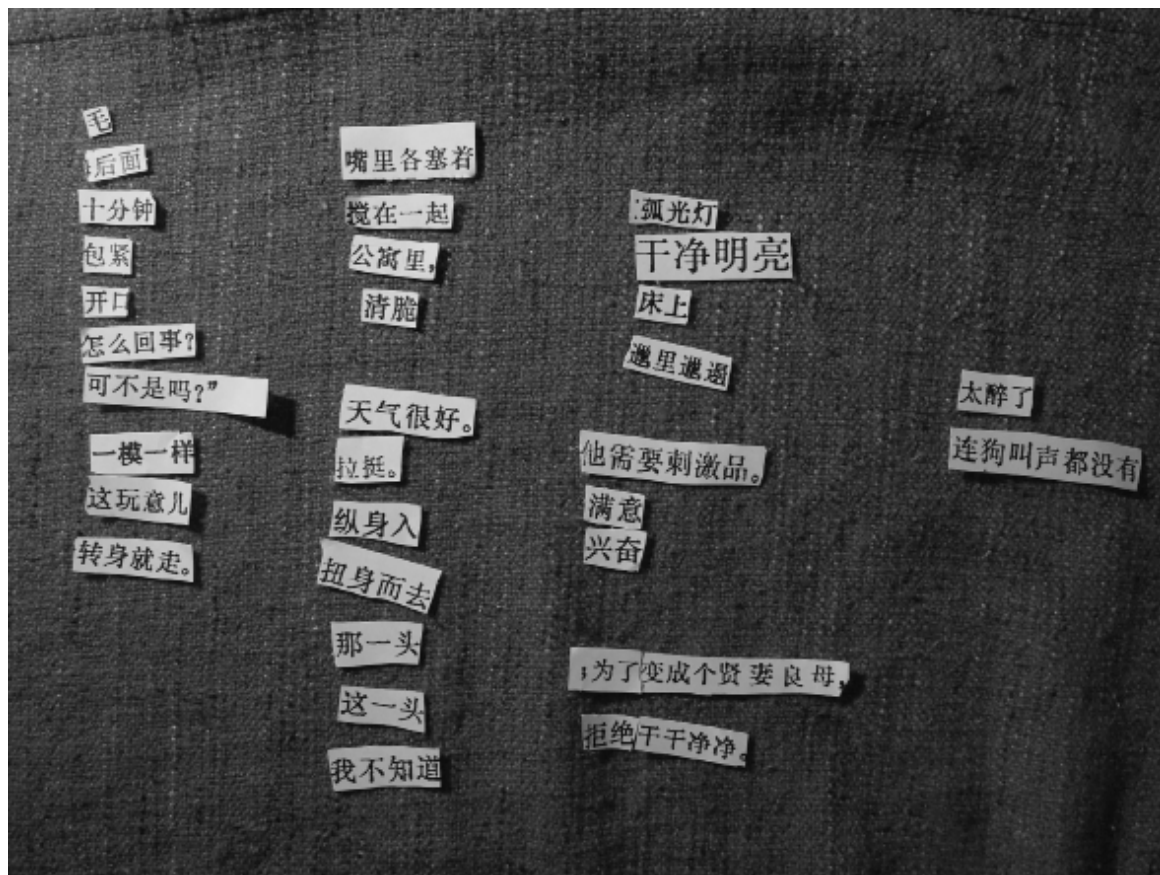
俏媽咪





* 剪貼自統冠DM 110.09.10.

詮釋再詮釋



* 一次影印錯誤，剪貼自海明威〈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

何處靜好

人生真唔撚係¹
 一張機票解決得來
 兩張唔得掂²
 或者三張可以³

逃到世界盡頭終看見白光我想抓光
 縱身一躍向光向光
 垂直跌盪我傾向光向光
 溫暖如斯灼熬如斯
 瓦特三千比卡超你都痴尻線⁴
 重度燙傷嘅身體臉容扭曲雌雄都莫辨⁵
 係我
 係我

原來溫暖嘅存在都係太撚熱⁶
 行唔到我爬都爬返出來⁷
 一盞黃燈映照我映照我
 喂又係你呀黃小姐
 係我
 係我

當烈日當空
 影子從來都係一條跟尾狗
 汪！汪！汪！
 係我
 係我
 係我呀

想問何處靜好？
 Siri Siri話小姐
 你究竟噏乜尻⁸

1 人生真不是

2 兩張不太可能

3 也許三張可以

4 瓦特三千皮卡丘你都有病

5 重度燙傷的身體臉容扭曲雌雄都莫辨

6 原來溫暖的存在還是太熱

7 走不動我爬也爬出來

8 你到底說啥米

當螢幕出現0000（小說選段）

每座圖書館都是個大型停屍間。

這裡豎立了一行一行死人的墓碑，惴惴不安地緊靠彼此卻故作尊嚴鎮靜。每當有手指頭不經意騷癢，或僅僅於空氣中靠近，死人們凝固狀的精粹就書架上猛地抖顫——如同富含骨膠原的固態高湯，冰箱門打開就在透明載具裡晃晃晃晃晃——作者的分靈體急候活人一雙高濃度注視的眼光將之重新開啟，骨膠原滑溜於火把從固態游為液，猛地抖顫——如同富含骨膠原的固態高湯，冰箱門打開就在透明載具裡晃晃晃晃晃——

驟眼一看死人的墓碑一排一排莊嚴偉大、「永恆經典」、緊握永生入場卷。實際上夾雜同儕之間的喧嘩紛擾、爭風呷醋在在家常便飯。生有一命二運三風水，死，也自有所謂潮漲潮退。說到底，要如何在死後仍握有龍馬精神一般的活力遊刃於市場以及歷史現場呢？

盛大的年度跨領域跨維度學術研討會，今年將以「如何維持生命力地死下去？」為題舉行。死者們冥際論劍、無所不談。

我經過那些蒙塵的滅人器，紅色一桶一桶，每具附有封印起來的黑唇一雙，被動——多少加侖的無形氣體壓抑在頭——白蘑菇、富士山、水蒸騰——載載著在此以前的空氣；愣著，直到他者存有溫度的手撫摸黑唇滑溜，硬將筏門板開。無非靜待一非此不可的瞬間、緊急，歇斯底里。

到處是鎖起來的門。到處是死者的分靈體。

時間

用力的刷
用力的刷
我每天用力的刷
房間一下就充滿塵埃

我用力的刷
用力的刷
希望迎來
一點風采
欲掃走一個時代

整條街的餐廳都閉上眼
我徘徊在——
一雙一雙眼簾以外
乞憐的狗垂頭喪氣
想著闖入不敢闖入
想著可以
你說不可以
時鐘
在哪裡

用力的刷我用力的刷
希望迎來——
我的時代
噢我的時代

整條街的餐廳都閉上眼
給我白飯一碗骨頭兩根
想著時間我沒有時間
想著時間
我在花蓮沒有時間

不談時間
這兒不談時間
花蓮沒時間
我們這兒沒時間
我在花蓮沒有時間

壁虎，愛叫個二十四小時
而我也是，雨也是
震了三天
還活著就是



王和平

王和平。來自子宮、精蟲、卵，一聲高潮。虛無縹緲系，歌唱說話無力，惟空氣。靈魂跨境、逾境、不限。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香港浸會大學英文系。吸食詩歌、小說，世間笑話度日。著有概念專輯《About a Stalker 路人崇拜》，《色情白噪音 that's the hormones speaking》為其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獲2021第三屆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
希望逗樂一些人、局部調戲你，興奮。

山水

上卷

驢子，車票條碼。遲來的收藏
營造時間，茶几邊緣一顆熟透愛文
水杯正要落下
濕氣沿著磁磚縫隙走
在中平路高樓四十三

陣雨疏懶
他在卯時觸摸男人的小羊齒
為毛髮添亂
交疊他們的手交疊強調
製作小規模月食

他被植在這裡
像深沉的學者
觀察鹿角午睡，隔離造景
負離子與夏末星象

新展店的茶飲正在途中
定位於男人房間
他也負責一種外送
線香，勞碌幽暗使他察覺
燈管一半未亮
使人包含細微與憔悴

下卷

他的快遞在窗外
音響在窗外

平凡的鴿子在窗外
開往上野的火車在窗外

一顆浪漫的母貝
含著主體打掃
警戒權力與表單
又嚮往一些淫蕩的哀樂——

鳶尾插滿古代池塘
羅漢扶牆

臉在窗外
長腳蜘蛛高高掛

危樓百尺
他從未要求這樣察覺世界的景觀

花架

她服膺世界
 用力纏綁木架
 短短長長的規章
 祈禱與否，植物它們不會成為
 別的生物種。與人不睦
 就讀小說
 觀察一些挺身而出的凡人
 偶而留客
 煮茶
 從病歷（一枚閃閃發亮的鈕扣）
 擠出雨來

死去的植物
 也希望把她留住
 細胞在不可見的地方，當抬棺者
 選擇祕密，昆蟲或者初期的歷史

失去首級
 有所斬獲
 敢於放浪
 揉捏耳垂

通鋪上有幸福女人的殘影

在植物之間期待追問，接送
 忍住幾坪的濕氣
 堆放
 日常的外表與泥土

陰陰然：春到
 幾股車，幾股香氣都錯過

翻唱

她喜歡陰暗的地方
 鳥需要她的屋簷

貞潔的水床
 躺著心有所愛的針

誰在草原上放鋼琴
 得空的行人來唱一唱

牛馬下山
 海洋玫瑰開了遍地

狂少年美少年，結冰少年
 各有一條圍巾
 小鎮久未舉行婚禮

。

她不忍去想：那些一定都是電影
 是有所本的奇異

聊賴

早安牡丹，解析度略低的楷體太陽
「明天，後天，休息，可以給你寄麻油雞嗎？」
她習慣認同分享
生於秋天，導致滿月受凍
包裹如期抵達，網室番茄內塞民眾日報
宅配單上有她的租屋處：初鹿南邊，煙草間

「你會煮嗎，還是要我上去幫你？」
我會煮。但忘了回覆中秋節
免付費，銀行月免好友貼圖
說明我的小冰箱
除霜困難，加價購小條芥末等不到刺身
肉粽，湯圓，蘿蔔糕：不好消化的節日
我在蛋白區與蛋黃區滲透
她也傳來：「媽媽今天工作站一天，腳好酸。」

夜間清醒震動，四十歲以前你該嘗試的二十件事
活要活成大氣，沒有破洞
「先不聊，明天早起去工作。愛你。」
我三十八歲，也要早起
待辦清單裡有心虛的演講，第一次稅金，幻覺與校對
不安的戀人尚未返家
我是欠栽培的英才，還是英台？
（遠山，含笑——）

「今天帶阿嬤去看病。天氣冷，多穿喔！」
她們開門，針尖埋進薄皮
「好喔，媽媽阿嬤小心，多保重」
陰天流水隱密
我身體也有一條小心的河
狹窄，怕冷，二度婚姻

她說，我讀：
「冷了就去風裡跑跑，風會抱你。」



馬翊航

馬翊航，卑南族人，1982年生。花蓮中學畢業，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獅文藝》主編。著有個人詩集《細軟》、散文集《山地話／珊瑚化》，合著有《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

在下面舊家那邊

窗框邊

留置一種蜂的土壺

細小的出入口

生命：時常試圖離席

門檻低矮

父親踢到他自己的少年

驕傲，放浪而漫長

世界的疼愛是動態的

痛楚與喜悅

哪個，在親子之間更為耐久

給予房屋世俗的評價：

窄小，老舊

要嘛整修，不然拆除

石灰。柱子。土。

養育。

一群令人暈眩的詞

消失的上一代，成為紗窗

描寫，窺探任何事業

難免穿過它們

混濁海浪：不知足的

落果與廢田：多次折返

白蟻：可承受的水患

道路拓寬：風險、陷阱、耐力

他咳嗽，我也咳嗽

同一根菸

或簡單能辨認的遺傳

（外曾祖父以上，我就不知道名字）

「這裡以前——我們參加——」

客運如外力駛過青海路

他的記憶，一次語言的白色氣流

人類或空間的終局：

聽得見，但看不見

「我在想——」

顯然，他正向我分享一個夢

建材至容積，吉凶

乃至契約與境遇的深邃曲折

（早於上午，在地方農會

購買花粉時見到的蜂巢。物質的一席之地。）

其他家戶的屋頂上安裝小耳朵

父親的車正熄火

——不要移動石頭

——給他最好的肉

除了釐清，此地在誰名下

他心中還有其他的遺物在燃燒

孩子眼

盆地邊緣野蘭瘋長的時刻
孩子被生下來了
秋季的芒草蓋過他搖來搖去的步履
像是一夜之間他突然可以歌唱
歌唱家鄉
他是荒山裡的鳳尾蕨
沿溪邊生長

楓香遍佈數條步道
金紅弧狀的葉緣宛如騰空飛翔的翅翼
孩子眼
又是孩子眼
星芒點點
從枝極間漏顯

黑夜裡山櫻花沉沉睡眠
在一個千禧世紀後醒來
人類已滅
水草豐美
雨滴會否是轉世的孩子眼

怪獸們感到憂傷的春天早晨

鳥兒們晨起在窗外交談昨夜落花的話題
一大群嫩葉尖子在空中準備旋身迎向光點的夏季
視線或許將被草叢障蔽
環頸雉在小華湖邊隱身踱步
遠離嫵騷的市聲、車陣、遊行隊伍
白色的蛋又出現了
你想起上個世紀的鮮血是否餵養著下個世紀的歌聲
你聽出聲線隱藏的細密質地
就那樣流傳下來
混融在未來每一個綠春天的內部
面朝空海
沉降浮昇的日與月星
怪獸們似安靜垂聽
歷史裡殷切地叮嚀

微細身搖籃曲

世界巨大的睡床
我們沉思海洋的深度
向下再向下地心三千米熾烈的火苗
我們燃燒聖城
送別上個世紀的恩典

嬰兒誕破子宮的羊水流出
神的應許中蓮花瓣瓣如雨滴環落
頌歌的世界
田園、種籽、蜜蜂
是誰竊取了生機
並保存了它

我們沉睡又復佯睡
在夢裡起舞、扮家家酒及拆遷土地的臉容
直到無法辨識出這裡曾是家鄉
我們是陌生的觀眾
在螢幕旁目睹百萬人的葬屍儀隊

修行、轉世、祈禱、咒語練習
各處都在催眠牠們的應用程式
安息吧靈魂微細透明的身影
上昇吧宇宙的通道正在開啟

電音派對

又軟又廢
奶油曲奇餅乾的下午
全部隊伍左轉去看一朵小花
音階持續在光梯上方旋繞
你說了聲嘿
我捧著海上的浪花玫瑰

廢少年

他不知道有天將有個陌生女孩去敲敲他的窗戶
櫻花樹下的日夢緩慢膨脹
直到包圍一座山丘
他不管走到那裡
都在輕盈的香氣中呼吸
上空飄來了羽毛雲朵
那是一隻筆嗎？
女孩正預備拿它來寫字



張寶云

張寶云，1971年降生地球臺灣島，父親外省人、母親客家人，成長於台中大里，文化大學中文博士畢業，熱愛文字符碼，嫻熟華文，以教授傳佈文學為志業。曾撰寫《鄭愁予詩的想像世界》、《顧城及其詩研究》、《身體狀態》、《意識生活》等書冊，並發表詩論詩評若干，閒暇學習靈學、水晶、芳療知識。目前定居島東花蓮，與師友同好共組文字實驗烏托邦，平日麋集壽豐鄉，偶然參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網站」主編，現為楊牧文學講座召集人、東華華文系教師。詩作曾入選《創世紀》、《當代臺灣文學英譯》、《中國散文詩人》、《臺灣一九七〇世代詩人詩選集》等。

圓桌詩會

本土與前衛

